

创艺丛书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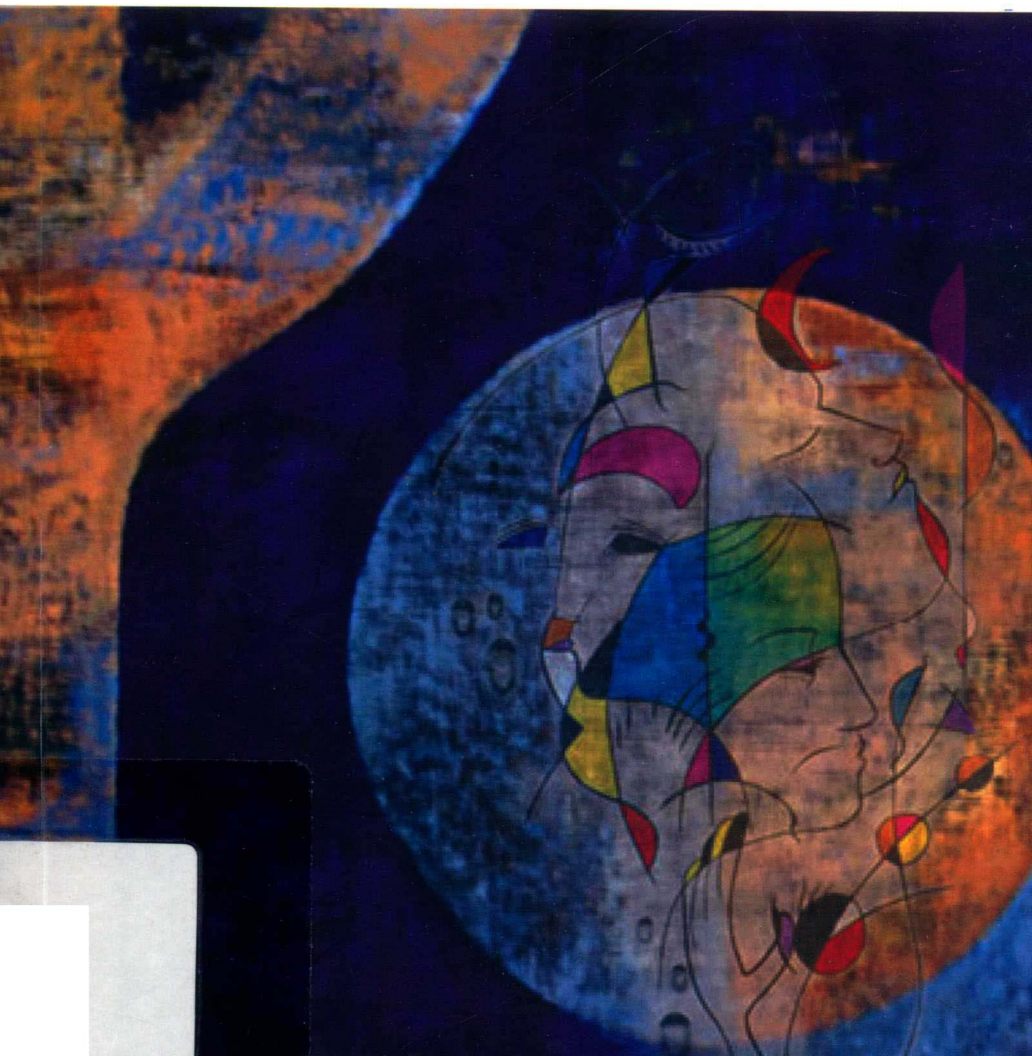
盛慧 | 著

水缸里的月亮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水缸里的月亮

盛 慧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缸里的月亮 / 盛慧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1
(创艺丛书.第1辑)
ISBN 978-7-5354-5480-5

I. ①水… II. ①盛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08729 号

责任编辑: 高毫林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王一笑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佛山市禅城区中杰彩印厂

开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27.25 插页: 6 页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521 千字

定价: 80.00 元 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徐东涛

“创艺丛书”是佛山市艺术创作院倾力打造的一个文艺品牌，是推介文艺创作人才、推出文艺精品的高端平台，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化典藏工程。“创艺丛书”定位明确，它在注重艺术创造力的同时，也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，将成为青年艺术家展现自我的舞台。

现在，“创艺丛书”第一辑已编辑完成，即将付梓，这是佛山市艺术创作院的重要成果，也是佛山文学的重大收获。“创艺丛书”第一辑由三本书构成，艺术品质较高，编辑思路也很新颖，既能看到面也能看到点，很有立体感。

其中，《2011—2012 佛山文学双年选》是佛山文学的一个切面，选取了近两年来佛山作家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、获奖的优秀作品，是对佛山文学的盘点和展示，可谓风格多样、气象万千。其中，陈陟云、张况的诗歌，尹洪波的剧本，盛慧、周崇贤、

彤子的中短篇小说，何百源、吕啸天的小小说，都在国内产生了较好的反响，这个“双年选”如果能坚持做下去，必将成为佛山文学的珍贵档案，也将进一步扩大佛山文学的影响力。

《水缸里的月亮》是盛慧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，是他小说创作十年的一个小结。作为70后较具代表性的实力作家，盛慧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可谓孜孜不倦，其诗意优雅的文风，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清新的风。集子里的小说是根据发表的顺序排列的，因此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盛慧不断开阔、不断圆熟的成长脉络。

《磨刀祭》是周崇贤的中短篇小说集，他是中国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，是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的主席。由于独特的成长经历，他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，充满着对现实的深入思考，有较强的社会价值。

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佛山作家的几个特质：首先是“贴近”，这些作品，大多贴近现实，属于超低空飞行，非常接地气；其次是朴实，在艺术手法上，不刻意标新立异，而更强调作品的内蕴；另外一点是内敛，佛山作家大多在艺术王国里默默耕耘，不炒作，不声张，用自己的作品去打动人，感染人。

有很多人说，随着时代的转变，文学正变得越来越边缘化。我不太认可这个观点，我始终认为，文学并没有边缘化，而是回到了自己本来应该的位置。文学不应该是喧哗与骚动，而应该“润物细无声”，是细雨，是春光，是炉火，是灯盏，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灵交谈，它对我们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，它滋养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丰盈、澄明，能够

感受和领略到世界之美。

巴尔扎克说,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秘史,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,文学更是一座精神地标。一个伟大的城市,可以孕育一个伟大的作家,一个伟大的作家又可以荣耀一个伟大的城市,巴黎有巴尔扎克,伦敦有狄更斯,都柏林有乔伊斯,上海有张爱玲……城市的灵性滋养着作家,同时,作家的笔下也浸染着所在城市的独特气质。我希望佛山的作家们,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,用自己手中的笔,尽情抒写我们的伟大时代,尽情讴歌我们的美好家园。

(作者为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佛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)

目录

- 1 有一段时间
7 五月或者灰暗
22 没有人知道
36 海盗船
52 水缸里的月亮
71 你看你看欠揍的脸
82 夏天又来到了后赵圩
96 好人一生平安
105 草地
137 月亮的花名册
156 他成了一棵树
162 小镇幽灵
174 吃人的河
193 蓝绳子
206 一瞬之夏

附录

- 221 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脉络 张鸿 盛慧
230 语言与诗意的迷宫——盛慧小说论 刘波

后记

- 240 小说与童年游戏 盛慧

有一段时间

有一段时间，我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，不想见任何人，不想听到任何声音，不想知道具体的时间。我像等死一样，坐在角落里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我仿佛坐在一颗巨大的果实内部，有时候，觉得漆黑是甜蜜的，有时候，又觉得漆黑是空洞的，更多的时候，漆黑就是漆黑。

但是情况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。房间外面，总是会有零碎的脚步声，我能从不同节奏里，分辨出是哪一个人走近或者离去。父亲的脚步，总是缓慢的，拖沓的。母亲脚步声，总是很轻很轻，像猫一样。姐姐的脚步是我最喜欢听的，清脆如同雨滴，我甚至能感觉出它的颜色，幽蓝或者浅绿，这与她的心情有关。

他们并不知道我在房间里，几天以前我告诉他们，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旅行。“出门”的前一天晚上，吃完晚饭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西瓜。借着微暗的节能灯，我曾向他们认真

描述了我要去的地方，我讲到沙滩上细细的沙子，讲到蔚蓝色的大海，还有无比绚烂的阳光……我说着说着，才发现客厅里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显然，他们对我的离开漠不关心。最让我伤心的是，不知道谁居然把灯也拉灭了，让我一个人留在了孤独黑暗里。露台上月光明亮，风在树林里转来转去，弄出不安的声响。

有一个下午，母亲出了门，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她，告诉她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。在飞机上还很意外地碰到了一个朋友，所以，要晚一些回家。母亲说，她的左眼皮一直跳得厉害。我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说，也许，姐姐开始谈恋爱了，母亲也笑了。打完电话，我马上关掉了手机。这样的日子，大概持续了五天吧。房间里飘浮着灰尘的气息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蟑螂。

最痛苦的事情，是在夜里，如果没有人打鼾，一切都很安静。我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。比如吃饼干，我必须用口水先将它濡湿，然后像咽气一样将它咽下去。白天的大部分时间，我是沉睡的，为了怕被她们发现，我躲在五斗橱里。我喜欢蜷缩在里面，像蜷缩在母亲的身体里一样。阳光的气味，时间的气味，木料的气味，棉花的气味，杂糅在一起，我闻到了我出生以前的气味。

有一次，姐姐到我的房间里来，吓得我气都不敢出。她的芳香，弥漫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她来找一本书，是我很久以前借她的。可是，她没有找到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我在橱柜的缝隙里看着这一切，想要笑出来。姐姐翻到我的枕头时，一叠信纸掉在了地上，是我写给某个人的情书。她捡了起来，放回了原处。我肯定她扫了一眼，因为她咧开了嘴角。姐姐拉上门出去，又回过头来，拿起那叠纸坐在蓝丝绒的沙发

上看了起来。我听见纸张发出的哗哗声。那个时候，我眼泪就掉了出来，因为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居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幽灵，我不能说话，除了安静地坐着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

或许是听到了响动，她朝我走来。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，眼睛一闭，心想，一切都完了。他们一定会以为我疯了，所有的人都会这样认为……我也将会成为笑话的主角……我完蛋了……一步一步……姐姐的脚步……最后一刻，楼下响起了母亲的声音，有电话找姐姐。她关上门，下了楼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的身体彻底松弛下来。

还有一天下午，外面刮起了风，风从玉米地里吹过来，发出稀里哗啦的声音。屋子里很安静，没有一个人，我闭上眼睛，这样的安静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惶，我想也许我可以出去走走，到花园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正要开门的时候，父亲回来了，门没有扣上，哐当哐当地响。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脚步声周而复始，如同一只等待猎食的老年豹子一样不安。之后，我听到一阵高跟鞋的声音，那是他漂亮的女秘书的脚步声，每走一步好像都在撒娇，最后，脚步声消失了，变成了床的摇晃声，变成了两个人的喘息声……

夜又来临了，我听到了楼下碗碟的声音，房间里有盐水鸭的味道。我真想夺门而去啊，可是我不能，我只能将口水往肚子里咽。我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了，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，我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。我隐约地听到客厅里有人在谈论我，除了自己的名字，其他的我都听不清楚，我趴在地板上听，好像是姐姐在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母亲好像很不情愿地说，不知道。我有一丝伤感，片刻后，又感到了无法言说的温暖。

这是我离开以后，她们第一次谈起来。我一下子发现，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母亲说话时那么随意，而父亲根本都没有回应。对于任何人来说，我都是无关紧要的。我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错误，也许我应该做的就是结束这种错误。

我咬了一口面包，发现面包已经发霉了。我决定晚上去厨房找点东西来吃。一瓶红酒，几块盐水鸭（如果还有剩的话），几块南瓜饼，一些新鲜的蔬菜。我已经感觉自己的嘴唇干裂了，身体好像已经生锈了，我没有一点点力气。如果起一阵风的话，肯定会把我吹走。

我已经记不清，我这样到底呆了多久，十天还是半个月，好像对于我来说，根本没有区别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会永远这样呆下去。

白天的漆黑与夜晚的漆黑，温度是不一样的。我坐在地板上。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在痛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很晚与很早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仿佛已经在时间之外了。我坐在房间里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确定屋子里的所有的人都睡下了。父亲的房间里没有了脚步声，母亲的房间里没有电视的声音，姐姐的房间里没有了音乐声。一切都静下来，静下来，像我出生以前一样。

我开始挪动身体，步子迈得很小，一只脚轻轻地伸出去以后，然后另一只脚才缓缓地伸出去，像一个痛苦的病人，或者干脆就是幽灵。但是我却十分害怕，因为我觉得这屋子里有一个真实的幽灵存在，他总是站在我的身后，他有着幽绿的眉毛，他的牙齿像尖刀，他吸血。

虽然我已经十分小心，但开门时依然发出吱嘎的声音。几乎是同时，我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说：“谁。”我差一点就要

晕倒了，幸好手扶到了门沿。我屏住呼吸。屋子里一片黑暗。这片黑暗对于我来说是未知的黑暗。但是，我熟悉屋子里的一切，我知道，椅子摆的地方，我知道那个角落里摆着花盆。我可以绕开它们，这一点我是有自信的。

我闻到空气里有铁器的芬芳。比我的房间里清新了许多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成什么样子了，如果有镜子的话，我要看看自己的脸。我摸着黑朝厨房走去。我喜欢这安静的黑暗，所有的一切仿佛都在等待我的到来，像我的孩子一样等待我的抚摸。

楼梯上的房间里发出了一阵脚步声，那是姐姐的脚步声。月光出来了，照着她的身体——黑色蕾丝睡衣底下的甜蜜身体。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“姐姐”——我的声音已经到喉咙口了，但是我却喊不出来。月光下，我看见她闭着眼睛。一阵风吹起了她的睡衣，露出忧伤的白腿。我躲在桌子底下。

屋子里很安静，我听见钟清脆的喘息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果盘里有一把刀子和几个苹果，它们已经开始睡眠。

姐姐在屋子里转来转去，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。

安静的月光，像音乐一样回荡在房间里。有一次她从我的身边走过，我发现她赤着脚，我看到了她深蓝的脚趾上跳舞的月光。我们真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啊。她不小心踢翻了一把椅子，声音很大，但她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依然在客厅里飘来飘去。她又转到我的跟前，我看到她脚上淌出了血，像文了一朵红色的玫瑰。

月亮又隐没了。房间暗了下来。姐姐也开始上楼。只眨眼的工夫，她就消失了。她消失了，好像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一样。

我朝厨房走去，我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一看，我的耳朵嗡嗡地叫，我总是觉得后面有人在注视着我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的耳边传来一阵尖叫声，接着，屋子里所有灯都亮了起来。

姐姐死了，她从阳台上跨了下去，像蝴蝶一样飞起来，在月光下。

五月或者灰暗

我们活着，然后死去，
仿佛从来没有活过一样。

——题记

一到五月，雨就下个不停。

平静的屋溪河流过我们的村庄，像浅蓝色的丝绸，擦拭着一只古老的陶器。河两岸，说不出年岁的香椿树、水杨树和苦楝树，呈现出墨绿的阴影，笼罩着低得不能再低的房舍，让村庄变得幽暗。

我们家的青砖瓦房就在河北岸，红漆的门楣，已经驳蚀得不成样子了，瓦楞里长满了狗尾巴草、馄饨树和密密麻麻的青苔，墙案上方，一道道灰色的霉迹，是雨水多年以前的照片，而青石的门槛，磨损得光溜溜的，一如我的脸蛋。

天总是暗得很早，仿佛一片树叶轻轻飘下来。天一暗下来，

就会听到洪根的母亲自言自语：“天要掉下来了……天要掉下来了……天要掉下来了。”祖母开始在灶台上忙碌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黑漆漆的屋子里，开始弥漫起米粒的清香和水盐菜腐朽的气息。

风很大，哐当哐当地吹着土灰色的门，每一次吹动，都会带进一缕光亮，也会将长台上豆花般微弱的灯光吹来吹去。你以为它已经熄灭的时候，屋子里又突然亮了起来。可是当你以为它不会再熄灭的时候，它却冒出了一缕青烟，熄灭了。祖母将美孚灯重新点燃，又从被絮下面拿出糙纸，开始擦拭起玻璃灯罩。

真正说起来，时间还早。我站在灰蒙蒙的屋檐下面，用手去接瓦楞里淌下来的雨水。水滴在我的掌心，溅碎了，发出一缕缕幽蓝的光亮。雨并不是一直下，下了一段时间也会停下来，喘口气。过了没多久，又一阵风扫了过来，河面上跳跃起无数个水泡，远处的那一抹黛色不见了，雨又下了起来。灰暗和水汽弥漫着村庄。

我熟悉村庄里的每一棵树、每一间屋子，而从我家门前划过的黄泥路，它到底从哪里来，要通往哪里，我却一无所知。东村头的凤仙阿姆和我们家走得最勤，她家有一间干草房，味道很好闻。每一次去，她都会塞一些东西给我吃，有时是一个红薯，有时是一根甘蔗。而在我的记忆里，最遥远的地方，就要算七里地以外的白茫镇了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是在八月的一个灼热的下午，我赤着脚，紧紧攥着祖母的蓝色衣角。街道是用青石板铺成的，踩上去，就像踩着一条条青鱼的脊背，光溜溜的，一点也不硌脚。我记得，店铺里有高高的朱漆柜台上

和浓重的酱油味。穿着的确凉衬衣的胖女人，在阴湿的角落里睡眠。一只苍蝇从她的脚尖跑到鼻翼上，而她一无所知。

祖母敲了敲柜台，胖女人坐起来，还没睁开眼睛就开始叽里咕噜地骂起来，等她睁开眼，一看是祖母，脸上马上涂了一层笑，客客气气地说，原来……是……赵老师家里。她说的赵老师就是祖父了。我的祖父在我们镇上可是个出了名的学问人，他现在邻镇的中学里做教导主任呢。他平时在学校住，每个星期六晚上才会回家。而我几乎天天都在问祖母，祖父什么时候回来。因为他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包桃酥。祖母知道我最喜欢吃桃酥，便给我买了一包。一包八块，用大红的油纸包好。我吃了七块半，祖母吃半块。

雨水溅打着灯笼草，发出一天里最后的光亮。祖母去邻居家借生姜，我撒腿就往外跑。沿着黄泥大道，经过一片密集的树林，来到另一个同样阴郁的村子。我并没有停下来，继续往前跑。路一下子就变窄了，两边长满清脆的芦苇，光线更加阴暗。我还是没有停下来，内心的狂喜折磨着我。经过了一个鱼簖，那里点着萤火虫般幽绿的长灯。我想停下来，可是双脚根本不听大脑的指挥。

我浑身都湿透了，但还是没有看见墨绿的天边。我一下子懵了。站在我家的阁楼上，从八角窗里往外看，我分明看见瓦蓝的天空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就在视线消失的一瞬间，出现了隐约的墨绿，那就是天边。祖母也是这么说的。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我沮丧极了。

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布谷鸟的声音。布谷——布谷——布谷。我不知道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。沙沙的，哑哑的，那么

辽远，那么空灵，把我带入了一种无限的苍茫。我也累了，便坐在一棵老槐树下歇落。风起时，吊堡虫像一颗小小的音符在风中摇晃。雨水一滴一滴地灌进我的脖子里。

那个货郎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把我吓了一跳。货郎哼着一支小曲，晃晃悠悠地，像结在藤上的一条老丝瓜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看了他一眼。他又看了我一眼，我又看了他一眼。他朝我笑，我没有理他。

他说：“小赤佬，你要吃麦芽糖吗？”

我又看了他一眼说：“要！”

他说：“那你跟我走吧！”

我想也没想，就说：“你先给我糖，我就跟你走。”

货郎放下挑担，打开铁皮盒，用刀片和榔头熟练地敲出一块麦芽糖，又从敲出的一块里，敲了一半，放到了我的手里。我一把塞进嘴里，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就消失在芦苇丛里。

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彻底黑了，村庄像埋在野麦地里的荸荠。门缝里泻出微弱的灯光和说话的声音。我在门口转了一圈，趴在狗洞口往家里看。父亲还没有回来，这让我有一点得意忘形，乐滋滋地推开门。正要去水缸里舀水，角落里传来了祖母的声音：“今天夜里，你要跪搓衣板了。”原来，父亲和母亲分头去找我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

在我的感觉里，衣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躲在衣橱里，仿佛要和黑暗融化在一起。屋里很静，可以听见雨在瓦片上发出清脆的噼啪声。

雨越下越大。母亲刚跨进门，父亲也回来了。家里只有一把油纸伞。父亲没有打伞，他浑身淋透了。他把我拎出来，要